



名城诗坛

谢国红

蜡梅(外三首)



北风狂啸 无叶的虬枝遒劲

寒透彻进骨里 是风凛冽的杰作 却让那些花儿黄得剔透 黄得纯粹

喊山无言 近水无痕 读梅无声

可以把一切交给时间 时间会剥出真相 还可以交给大寒过后的春天 把浸蚀的腐朽捻碎 让残败的魅魔消亡

绽放的已经不是花瓣 是凉薄里的暖阳 是灰蒙下的希望 是绝境飞瀑的风骨

大寒

我看见 根须埋藏地里 不安地躁动 我看见 冻土绝望的眼神 开始寻找撤退的路线 我看见 冰峰在阳光下 最后的立挺

李芊芊

云羊(外两首)

天上有彩云 云中有城池 你可曾记得 天上的王国和云中的城市

寻找归属之地 云之羊四处迁徙 最终摔碎在地上 荒芜的大地不曾记得 它们是怎样自由地奔行

善忘的人们呀 请不要忘记那温柔的云羊 夜幕也随着它们坠落 每一块碎片上 都将升起新的太阳

遥远

旷野落于日光之下 呼吸间 我听见层云的呢喃 假如奔向群山之巅 在肆意生长的草原后 我将目睹遥远的荒凉

陈林

故乡那片雪花

萌生在黔东北的岁月沟壑里 受巴蜀文化的熏陶 装裱一条挂在时光悬崖上的街 庙宇木屋 敲击着轮回的梵音 将百年风霜 酿成沉默的碑文

以庙为名的故事 在石阶上生根 一道过不去的坎 是游子回望的坐标 银装素裹时 雪绒牵系着未拆的信笺 任我们穿梭在世界的宏大 却总在某个黎明 被乡音轻轻地绊倒

两三个月的囤积 似大地窖藏的蜜 厚实土壤下 甜汁与凝冻暗自博弈 炊烟缠绕着久违的木叶香 发酵着世代栖息的恋歌 像老酒 愈陈愈烈 愈烈愈暖

两小无猜的心 在雪被下静静萌发 我从画景中走来 手牵手的温度 融化了冰雪弥漫的边界

我看见 今年雪地里的蜡梅 往年盛开的模样

立春

躺在时光的砧板上 被反复切割 一声炸响 惊醒了 一地的草木

云朵在天空飘 燕子也飞回筑巢 河水涨起 跟着被撩拨开的 还有心绪 和春天一起醒来

古寨

寨子里藏着寨子的秘密 流水里淌着流水的心声

往事不远 就在触手可及的枝丫里 故事不多 都记录在斑驳的屋檐下

每处爬藤都藏着大山的心声 每处洞穴都映着滴水青涩的声音

捧你容颜 挽你青丝 一寨走过千年

山

总是习惯于逃避 却又在逃避中徘徊 与既定的命运撞个满怀 躲藏在群山的叠嶂中 那些迷惘的日子从未忘记 而过往从不是困住我的枷锁

我将继续奔跑 用双脚丈量这个世界 站在山顶遥望 纵观四季变迁 前方是充满未知的冒险 道阻且长 却无法阻止我向往大海

脚下滑动的 是未说出口的约定 与童年遗落在雪地的那些雪团

心儿醉在千山鸟绝的空寂 却听见冰层下 溪水正练习春的序曲 纯真的童话种在幸福的瞬间 长路被剪裁成胶片 在泛黄的扉页里 仿佛放映重逢

许多闻讯而来的声音覆盖了旧痕 故乡的那片雪花 在四季掩映中 独自绽放成永恒的雪莲 诱人的秘境跳起春天芭蕾 冰凌碎裂声 似大地苏醒的琴键

弹奏吉他琴弦 沉浸于闻鸡起舞的晨光 清宁茶韵荡漾着激情的涟漪 九天之水滋润干涸的心扉 曾经的传说从此被雪水洗亮 化作春泥 哺育欣欣向荣的尹珍故里

名家点评

李裴

“超诣”诗境通大道

——读李发模诗有感

“大河奔流着/像大山的时运/风雨咏叹着/像民间的歌手”(《一方水土》,李发模作品,下同)。大河、大山、风雨、奔流、时运、咏叹,诗句飞扬着宇宙万象而至虚空中的声音,有歌手用文字撒播诗的花朵,绚烂于阅读之心间,赞叹唏嘘之声交融。这诗歌之花,其文脉深深扎根于田野民间、扎根于中华文化,儒释道的滋养、人世俗的浸润,盛开世间。

何谓诗?自古即众说纷纭,其文献也汗牛充栋。久负盛名者,大约非“诗言志”“思无邪”莫属,“兴观群怨”之功用随处可见,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是阅读亲近的一例。这些自然是“老生常谈”,而又因其根柢实在深厚而常谈常新,“道可道,非常道”,我们这个族群长久以来,皆在“道”中,文化其深,不可移易。所有“翻新”之语,再好,充其量也仅聊备一说。

当我们认为一个作品是一首诗时,阅读之时必定要有“诗味”“诗意”蕴于其间,触动人的内心,或深或浅。有两个要素大约是不可或缺的,一曰“趣”,一曰“意”。大要在此,总在环中,不至大谬。当下,把握这个要点以观“诗坛”,也是对“空洞之炫”和“流量马首”的一记警钟,一些“诗人”迷路了,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趣”之根就在生活里,就在民间日常,就在锅碗瓢盆,就在一言一语一举一动,真切可见可感,面对面,烟火气,接地气,嬉笑怒骂,调侃、幽默、吐槽、搞笑,正儿八经胡说八道,人世之趣多多。人皆有诗味之心,人生再艰也不失人之为人之趣,生活中总有可玩味之处,可玩味就不免有诗之趣生,如果寡淡无味,则皆索然无趣,无诗之出,这人世还是人世吗?生存的屋子里,总得有乐趣的窗户,诗当其一也。读一读“群山握拳击天,众水摇动细腰/晨昏,睁大眼睛巡查昼白夜黑/大瀑布呼唤巍峨,仿佛/端起芸芸众生之海/来泼人世”(《片羽》),群山如拳头,众水有细腰,且不有趣得

很。以“思无邪”看来,诗之趣即人之趣,离不开审美和价值的基底,不然,则走向低级趣味,甚至是恶趣味了。

“意”当随“趣”而立,“意”立而作品立,无“意”之诗作,再说如何漂亮,皆塑料花也。“意”是有所指向的,对于人总有一点意思,哪怕就那么一点点,其内涵、思想的根须,总是扎向人的理性、人群文化的深处,或正向的意,也许反向的意,总归“意”无尽也。这是传世之作的一个硬核所在。“意”首先蓄藏于诗人心里,创作时“笔底锋芒长出剑气/骨气,是土里埋着的惊雷回声/血色/体温/睿智”(《抄旧》),如山泉,汨汨而出,如激流,奔腾而下,而其中的警句“金句”,如思想的马刺,直抵人之为人“求诸于己”的尖锐叩问,“须知人都在天地的笼子内/某些有害的细菌,也许是我们自己”(《口罩》),自然流露,引人深思,绝不刻意。如果刻意,则会失去诗意,毫无诗之意义了。

可见,“趣”“意”应是对我们称之为诗歌作品的一种基本属性和基本要求。诗歌创作者之成功作品,结成诗界空间,其诗之境,会有一种升华,诗作的整体内涵超然于“趣”“意”之上,获得一种新质而广为读者欣赏,从而体悟到审美价值之意义,沉浸于诗的欣悦之中。诗人的创作各有特色、各有自己独到的风格,这是由诗人自身条件所决定的。我们阅读李发模诗歌作品,包括最近出版的《双语诗选(白云无尽时)》(贵州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第一版),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诗作的“超诣”诗品,特色鲜明,风格独到。李发模的诗歌创作和作品,有“诣”而“超”,呈现于今,是一片新的境界。

“超诣”是唐代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之一珍品。一部诗歌作品要到达和呈现出“超诣”之境,对创作主体也即诗人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诗人对世界有深刻的洞察,对人间有深刻的体味,对自身有厚重的修为,对诗艺有独特的表达……“匪神之灵,匪机之微。如将白

云,清风与归”。由此以观李发模诗歌创作及其作品和日常生活中的为人处世,无不见其“超诣”之趣——已然一种精神追求,已然一种生活态度,说其“大步绝尘,迥出俗流”并不为过。李发模的诗歌作品,题材上即目即闻包罗万象烟火芜杂,审美上“超凡脱俗”繁花炫目意味幽幽,内涵上东方文化智慧深厚远达,其“艺术境界”和“精神境界”引人关注,而深蕴其中的“大同”之志,即其“情怀境界”为当下诗界树立了一个标杆。

李发模诗作的“超诣”诗品,在其艺术境界中的呈现,由其眼中景、身边人、周遭事可见,其可闻可感中,触景生情,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相生,能迅速让读者“代入”。作者与读者通过作品,共同生成艺术审美空间。比如,我们读到,“高速给高山架云梯,庄稼也上天/星月挂枝如桃李,红日像红苹果/山野大包间”(《大山请客》),“阴云戴一天墨镜,入夜/星月还悄悄放火,第二天/朝霞又燃起来了”(《时令》),形象、生动、圆融,真切而妙不可言。

李发模诗歌的精神境界是他通过语言、意象、情感等元素,构建的审美空间,“超诣”中展现诗歌独特的魅力和深度。这种境界,需要读者通过联想、想象去感受。比如,我们读到,“一路过树前,树问/你去干什么/去远方借道!道说/我在你脚下呀/你是人吗?树问/我有行呀!人说”(《归根》),“山墩石头顶口锅/锅里煮的是爱/爱情拾柴火焰高”(《三墩石头》),“水是山的女人,田土是儿女/千秋/万代了/山没老,水的时间/没老去的空闲”(《山没老》),我们体悟,这不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心灵的对话,让人在有限的文字中,领略无限的审美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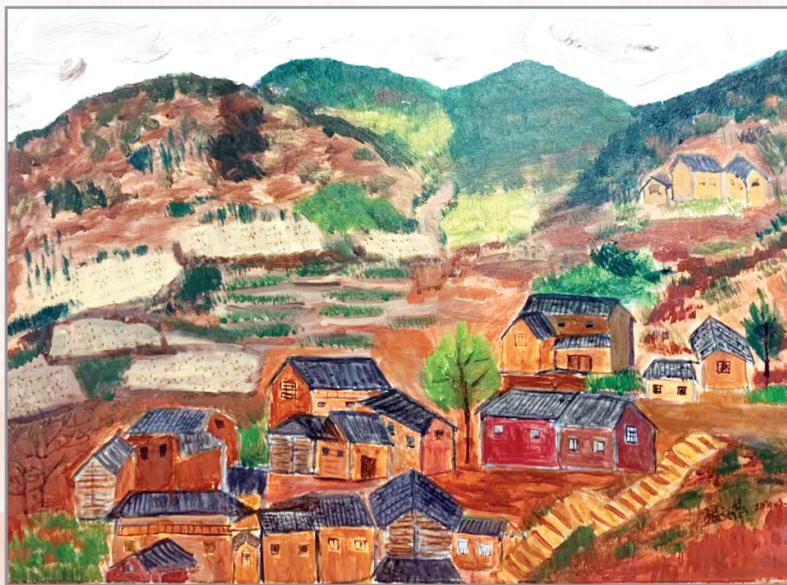
读李发模的诗,我感到,真让人难以释怀的是诗人通过作品展现的精神高度和情感深度。这种“情怀境界”,是其“超诣”诗品的壮阔背景和思想、理

念、审美、艺术、技巧、表述的强力支撑,集其一体,是对社会、人生、自然的深刻思考和情感表述。他的诗歌“承载着时代的记忆和人民的情感”(《残苑私库》《读诗札记九十九:李发模》),“公之诗,有赤子之心,常怀悲悯之心”“有家国情怀,心系天下苍生”(侯尚培《李发模先生赋》),充分展现出作者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对人性与生命的洞察、个体情感和精神追求,因此有了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反响。

李发模山村乡间的人生经历,沉浸“沙滩文化”的学养修为,所见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喜怒哀乐,其“惻隐之心”(孟子)使他看到他人、他物(包括自身)遭受痛苦、不幸、冤屈时,内心产生不忍的同情和感同身受的怜悯,之于诗歌创作,聚焦“心性”(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人性不再冰冷,让人间更有情味。这是灵魂深处最大的善,“爱,并非只是肉身”(《业余创作》)。

在“发模诗界”中,情重若千钧,“雷在天上滚/泪往肚中流”(《白首》),“霜降降霜霜也哭,寒风风寒泪寒心”(《悼未言》)。有世间险喻:“四街寨对门的白果树李家路旁/有两棵古银杏,一棵被雷火劈过/黑乎乎的,古怪狰狞,剩半边鬼脸”(《古银杏》);有世间信仰:“老了再回望那段过程/老天拄杖老树,弯腰向我鞠躬/还饶幸活了过来/了了不起,真的了不起”(《记得》)。

李发模创作诗歌,对人之为的终极追问是通透空灵的,思维和创作直至“超诣”之境,他直言:“人只有一次生,一次死,一次偶然来/一次必然去//……大千世界,无量无边众生/一念刹那”(《一念刹那》)。“一”中蕴生万物,刹那即是永恒,直通老庄至境,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理念,与西方“回到事物本身”、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类理论,或可产生一种隔空对话,余味无尽。



美丽山村(油画)

张文萍 绘

娄山危言

古德英

在南方,我与冬天和解

开呀?”我打趣问。他愣了一下,笑了:“植物在蕴藏力量呢,待明年春天一到,将是百花绽放。”我弯腰端详脚下的草坪,匍匐交错的草茎清晰可见,草叶枯黄过半,但植被整体上依然被绿意主导。入冬后,南下的几股冷空气都不算强,植物兀自生长,只是少了些绚烂,忽然明白有些凋败是看不见的。此刻,我蓦地想到了老年。

穿深灰外套的阿伯在蜿蜒山道上行走,手里攥着一台小型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苍老辽远的歌声:“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和畅快。前面是一片开阔的草地,突然“轰”的一声,有五六只麻雀,从草地里喷射而出,就

像天空忽然掀起一块巨大的灰布。阿伯打了一个激灵,嘴巴张成O型,这表情藏着阿伯儿时冬日的回忆——撵麻雀、放牛、窑红薯,还有永远拔不完的萝卜。河两岸穿短衣裤奔跑的市民,散发的热气和河面的凉风缠作一团。穿巷风裹挟着阿公家的白雾。肉菜市场叫卖羊肉的档主突然提高了嗓门,惊醒了趴在暖窝里打盹的老猫。天台上晾着的白棉被在风里轻轻摆动,似旧时露天的电影幕布。这些被时光打磨得发亮的时刻,在烟火气里生出独有的温婉与从容。

南方的冬天从未真正从哪天开始,又在哪天结束。它只是走

过场地摊开一下自己。当第一声春雷响彻云霄的时候,我想起那个在郊外垂钓的下午,脚边草地一只癞蛤蟆拱开泥土,睁开惺忪的双眼,呆呆地看着我,似乎在问:“冬天走了吗?”我扯了扯身上的风衣,说:“走了,似乎又未走。”过去、此刻或未来,藏着所有问题的答案。所谓片刻,不过是永恒的无数个拆解。在恒久岁月里,阵风卷起落叶,落叶追着车轮跑。当三角梅红透墙角,当紫花风铃木落满长堤,多数人见惯不怪。这些永恒一直都在,却在某个片刻拆解为碎片,互不相干,稍纵即逝。

当北方的人们正在与风雪、与严寒抗争时,在南方,我却与冬天和解。